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劉子

上宣諭論淮西事宜十

一



某昨日嘗具劄目伏計已陳齊凡遞中再蒙寵賜台  
翰運穀一事亦得蠲免孤賤下吏輒敢喋喋冒觸霜  
威方懼得狂率之罪於門下乃蒙一一記錄導達於  
郡守俾遂所請退而循省雖自不足以得此而仰見  
體國憂民之意驚喜之懼但不知洪恩厚德將何圖  
報也准上事宜伏蒙下問某愚不更事何足裨聞見

卷之九

一

之末今日本縣硬探人返蓋旬日事體與節次申稟  
略同其詳容條錄續次申聞華侯十七日已到黃陂  
成侯未聞來耗虜人十六日過淮餘衆猶在桑林遊  
騎時至沙窩然黃州探報云初十日去蔣與此少異  
但虜人多詐或去或來皆未可信若戒諭諸將常功  
持重聞其見散掠村疇若乘其隙出兵牽制其正軍  
抄前擊後靡不捷矣仍聞黃州北有三路麻城居東  
雙城居中趙家山居西若華侯止扼麻城則雙城虜  
舊行路尤為坦夷又西路皆不可不備已今其地里  
繪一圖來日附遞以獻庶見其詳耳

傳聞賊帥高千戶以蔣州壯武軍員知州事手分  
同知用人如此此成禽耳伏乞台照

二

某輒有喜見不審成帥取何道進兵蔡州古懸瓠城  
居中原諸道之衝法當先取今蔣州之寇乃蔡州之  
軍蔡帥設去蔣州其勢恐旬新息如自信陽徑進搗  
其空虛蔡州已平蔣當自潰蔡平則虜失要鎮大功  
易立不知可以密諭成帥否者愚之慮更望裁處

三

置中聞蔡州之捷軍勢大振廬淝之役足以為報天

皇天助順於斯見之誠社稷生靈之大慶首斷國論  
有以大御豐大之業晉公之事不足方矣某輒有以  
愚見敢致人之芥然與不然惟所裁擇某伏見趙張  
二將已入懸瓠成侯方且赴援淮西申將沿淮遂無  
軍馬具今虜之有蔡猶我之有合肥合肥退軍我已  
會兵雲合虜之爭蔡勢亦當然如無繼援之兵蔡州  
恐成孤立萬一失吾不暇或致大憂竊論諸將之救  
淮西不當與窮寇角蔡東即壽北直穎昌陳汝二都  
近連臂指入成侯遂據而有直取東都廬壽之兵可  
使不戰而屈不然分兵龍壽虜必不能安取合肥我  
軍四面臨之蔑不濟矣况今兩淮諸帥士馬不為  
多清野以困賊軍自可曠日持久並以成帥不加  
強曷若乘破蔡之威自此而進非惟却敵遂可廓清  
中原効之力戰却之為不侔矣某小生晚進無樽俎  
之遠謀區區之誠不敢不盡

四

某昨聞蔡州克捷成功成侯乃東赴援無復繼江沔  
虛具劄子論之未知計將安出今合肥賊號四十萬  
寔恐張大其軍聲我師據險拒之自可持久以待其  
弊然自古諸軍會戰進退勢多不一堂下之陣未易

擊之決策攻心勢可必解况今蔡帥雖走必且出沒  
近郊蔡逼二都密而隸昌鄧壽我軍雖銳以數大都  
脅之後無大軍恐不能固蔡危而淮沔無備江湖震  
矣且夫守國之備不必專在一方江入荆揚可渡蓋  
非一處會軍采石盡弃上脫流有一騎奪衝勢不可  
遏是可憂之大者不可不深計之聞戚成二帥皆已  
東恐使司未易追止抗論斧辰不能無望於臺

五

其一介晚生曩緣進謁行臺嘗獲一盼之榮輒自忘  
其疎賤累布喋喋於下執事既不狂率為非而教翰

之賜至於再三其謚光蒙被於不肖之軀者恩至厚  
也如治糧運穀闕甲之事仍一一委曲於從願某初  
無蟠木先容之助又無牖間半面之舊特達之遇一  
至於此心非木石豈不知戴朝夕思所以圖報之計  
而未知其所偶因愚慮之及得時事之一二輒欲以  
浼聞聽雖管窺蠡測不足以裨幕府婉畫之末但感  
激之情不能自己耳謹條陳于後乞賜裁察

一自虜使之來出語狂悖雖行道之人亦皆知有敗  
盟之意而朝廷奔令之下尚不欲自明言再遣華屨  
幾復申前好因此諸將亦無慨然立功之志故王庶

首為申請乞不許江北泊舟而云無致落賊姦便此  
何等語而出于大將之口淮上諸郡官物或起為上  
供或寄從江南是朝廷之議將帥之謀先自為退縮  
之計則合肥之後未嘗交鋒而王權為屯於柘臯李  
顯忠渡江而歸宜乎其然也如回以此誘敵之計然  
則非其所及

一兵法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故古之命將築壇推轂  
而必付之以閫外之寄今諸道將帥已有制置招討  
之除而進取之計尚每聽中旨金字牌旁午於郵傳  
而一進一退殆莫知適從矣如成帥之錄用過界剽

劫之徒使之結連北地今蔡州之捷少見其效矣若  
使之且當此一而破蔡之後必有可觀又乃轉徙於  
淮西成師亦迫於君命不暇後顧捨蔡而援淮是棄  
投機之會而為連雞之棲也成帥方是褒漢而往戚  
侯復自淮西以歸雖未知扁筭所處然如此而望恢  
復之功不亦難乎

一項拜詔旨大駕有勞軍之行迨今日久尚未聞臨  
幸之所夫今日之勢疑不可緩兵力脆弱不能堪暴  
露之勞財用匱乏難以支饋餉之費正當法真廟  
澶淵之舉效世宗高平之戰翠華親臨斬一二敗將

以張天聲以鼓士氣庶幾恢復之功日月可冀也不然姑聽諸將相持於淮上日復一日似非我國家之利也

一合肥之役實係大事若我師尅捷則為幸耳萬一廝與之卒或有不備則淮上諸郡必非我有今乃會諸將之兵付之一決甚非良策古之名將所以為救援之計正不若是前日本色探報人回聞陳蔡一帶皆無重兵夫虜失蔡而不爭無謀甚矣蔡之趨汴止四百里若回成師之軍直搗其空虚此唐滅梁之策也合淝之急何足深慮

一曩者用兵之際州縣財賦尚有昇平之舊而三軍之士類皆有復私讎返故鄉之念較今之國勢幾數倍矣而轉戰十年不能成功者無它以朝廷御將之術未盡其道耳方諸將畧有折馘之勲則驕悍之氣已傲視其上以邀莫大之賞而朝廷唯恐不滿其意也至於敗軍失守則置而不問有罪則濶略行賞則從重故張韓之輩卒不能復中原尺寸之土而遂享三公之封獨一岳飛頗有志於功名然進退之機或戾中旨卒罹其禍今之諸將見張韓之貴雖輕致敗斂而益無所憚怨岳飛之禍若事當機會亦不敢專

此當今之大患也

一 歷陽之役安危繫焉自非諸將和同未易克捷然  
而歷古會戰皆以輿尸致衄雖以郭汾陽裴晉公之  
略不免一時狼狽近時以杜充守建業王燮隸焉劉  
光世守九江韓世忠守京口如諸將果能并力則江  
未易絕杜充之軍不敗鑿輿母后不復分狩江浙良  
以進退不一不相為援獨當一面則孤軍難立或致  
敗劫則它軍先遁連雞之喻不可不深慮而熟圖之  
一 合肥之役李顯忠不為無故且以孫安豐之衆不  
已弱於顯忠猶能鏖戰安豐六安之間絕彼糧道樊

彼淮梁顯忠乃望塵歸引虜遂深入顯忠宿將而走  
人心何從而安稽今之宜不可不問

一 鄉之胡寇下甲維陽而東渡江寧耀兵九江而師  
濟武昌今日之謀幾復出此東侵泗上而淮肥受敵  
西擊襄陽而申蔣被兵我軍不為先人制人之謀而  
犇命於其後王朴所謂奔走以救其弊則虛實自見  
不幾類於是乎成侯之東荆鄂虛矣使虜出鄧之甲  
則襄州自保之不暇江陵黃陵沔可渡非一在受處  
敵將何策以禦之  
一 前後捷報尅復列郡已十數矣不知既得之仍能



守之近乎傳陳蔡順昌之捷州人見王師將至皆開門迎納簽軍之追將守詔以不擊窮寇平時噉糠粒邢則民思宋之心尚未艾也既得之不能守之復為虜所有則生靈必無噍類寔恐因此絕其愛戴之心不若不得之為愈也若秦商海沂之事遠則不知而陳蔡二郡其竊憂之

一昔之隨軍漕臣皆諸將僚屬事同一體而軍兵使臣初不問其祿廩之多寡但計人而給之問有糧運不繼則山澤之物可以充一時之飢者莫不取而食之三軍之士亦安其號令而無有怨言今之諸將異

於昔之諸將也平居暇日務為捃歛之政奴隸役之靡所不至而下之人每怨望之心今日之事諸將以揣：然唯恐其有所異辭也錢糧之給實不可愆一時之期諸將之謀漕臣不與餉糧所向初無定所是士卒與將帥為二將帥又與漕臣為二矣為今之計要當先有所處當使以糧俟軍不可使之隨軍所向一將帥驕蹇古今通患人主務收其用當結以恩必有剛正之臣繩之以法故諸將內有所感外知所憚用能指使如意戰輒有廣平王之役京師趙韓王之興皇業初非大過而顏真卿雷德驥劾之凡今將

帥之臣其功與此相萬誕謾極矣幸息至矣糾正其失不能無望於執事

六

昨晚得黃州劄探報早上已嘗具申稟矣繼而有  
一商自廣陵來此云備見瓜州之戰蓋因卻侯過敵  
而退復掩而勝之據其所言雖收之桑榆亦不足以  
償東隅之失大抵淮上諸郡例不能保獨廣陵尚介  
立耳盱眙諸處皆聲問不相及萬一虜之舟師自淮  
入江則我之險固所失已半今國家所恃者諸將類  
不能自立然守郡者尚或未敢輕動為今之計莫若

推此法以勝之建炎間先人始因召對陳分鎮之策  
即蒙施行既帥臣所統不遠自皆為計如荆揚一帶  
率能固守今日事勢至此正緣責任不一諸將少部  
州郡不復能守分鎮之說不知可復行乎先人劄目  
謹繕副本呈納乞賜詳酌如可施行則蘄黃安沔均  
房等處羣及江外當急有所處儲建議罪無所逃矣  
更望少加寬假不勝萬幸某愚不揆度屢以妄議陳  
說清聽實非敢有意外希覬但沫特達之恩朝思夕  
慮苟有一得輒欲獻之門下狂則有之姑欲盡其報  
效耳

七

近日道路之傳籍：頗甚以為稱名號者在和日難  
籠山因糧道右如其姪以錢氏封爵王侯退軍采石  
未濟被掩士馬物故者衆以宋德神明不容有此私  
憂過計觀其勢或有之且彼傾國而來不顧其後符  
秦繆計殆不相遠諸將循江而守其勢不可復戰法  
當要擊其後左右掠其芻糧彼進不得渡江退有強  
敵之顧簽軍一動可致土崩苟吾無以待之長江所  
喪已半計生于久何事無之傳聞吳拱之軍復有入  
援之舉未知然否若果爾則聚於江渚不若進據淮

西與劉琦之師左右相應絕其要領勿與爭鋒自然  
糧道不通狼狽而返內外夾擊必有大功昔真廟攘  
狄澶淵亦有北道之衆釋此而求其退固未知其或  
可苟彼兵挫而却復轉而西則舒鄴江鄂以來無復  
橫草之限安危所繫惟執事圖之荆襄亦不可虛更  
乞台念

八

傳聞淮上之寇悉已退去雖有可殺事而理或可信  
夫虜二十年間外示和好而窺伺之意未嘗少忘也  
我國家待之之礼唯恐少忤其意一但遽弃前盟侵

犯邊境勝負未決倏然而遁此故可矧者然其自入我境而廬和數郡民人盡矣屋宇焚矣諸將之兵既渡江而南彼進則不得戰而則無所食暴露曠野勢不能久則為去計者理或有之使虜自能悔禍渡淮而北則為宗社之幸然其姦謀詭計實未可測其以區區之見輒以數說料之風聞劉錡項駐軍於濠泗使騎能因順昌而順陳蔡尅復引軍直趨二京則虜有後顧之憂因此而退此一說也藏形匿迹誘致我師戰於平原曠野之間出奇盜其舟楫此六一說也聞今清河之水上接大河小通淮泗盱眙夫遽則運河可以出真揚山東之舟近接淮海使全軍轉從而東於真揚通秦之間或下運河之舟以營戰艦或通州浮海而覬蕪杭則虜策之一奇也昨日某居鄉已聞造舟之事近聞倘仔道山東事云海州蒿工已具獨未有軍馬雖未可遽信然頗相符合此亦一說也近日再到蔡州之軍聞自廬州而來而漢上復有光化之戰竊以虜人以諸將之兵會於下流而建康一帶未易可爭今安蔡之間方無重兵控制慮欲再為舉西軍光化則我師不能東顧安隨如或進兵東陽或入安蔡非復橫草之限旦夜可以臨江此六一說

也夫數者之說雖未敢必如所料然今此上游不可不為之備頃者朝廷付成侯以南路兵柄而執事以便事留此可見委任之意今成侯既已東下則所以寬西顧之憂者非執事而誰荆襄屯戍之地備禦之策某則不知其詳若將蔡一路上餘一趙樽耳精甲既去所將厄弱無幾萬一虜騎卒至不知獨能當之乎弃蔡而歸勇怯已見安隨之備知復如何蓋事當圖于未然之前不當悔於已然之後某下邑賤吏愚無知識不循尸祝之分妄干樽俎之謀僭越之罪固已多矣台慈下亮不勝萬幸

九

某孤賤晚生伏蒙特達異常之過感恩無報無以自安每有見聞輒欲上干台聽不循分守常恐得罪門庭洊辱台翰枉臨不賜鄙斥褒拂過予殆踰華袞之榮戴得之私不知紀極伏蒙下問淮西事宜此亦不知端的雖傳道不無真層然某不敢不具稟知虜酋始在雞籠繼而和州克復其傳似有叙想事或有之昨聞虜自合肥侵蔡州其衆頗有飢色若淮堽糧道絕阻陳州順昌內畔列侯因之深入勢當弃淮而歸不然西路之傳絕無影嚮轉入東路其理當然昨日

池州綱馬卒云以初三日發池州口未聞和州之捷  
巢湖虜復造州傳聞類皆不同惟當時吾之不可勝  
者妄意敵之所向昨已附通陳之今王侯復藍田華  
州潼藍二關已為我有中原斷而為二若吳侯下秦  
隴之甲與之東西相應姚侯自子午谷進長安勢可  
必取第恐虜中清野其功難就然虜勢既分矣伏乞  
台照更容探問的耗別具申次

十

劉帥淮東之捷蓋醜虜天亡之時吾已落其爪牙實  
宗庙社稷之大慶諸將極其兵勢可以一舉滅之似  
聞達已復典則彼北歸無路進退失據恐復西奔不  
為隄防慮有衝突之事安隨申蔡盍早圖之於以成  
禽不可知也小官妄議國計乞賜台察

答宣諭范机宜

下喻陳蔡之事今旬屯者趙樽耳深入虜界其軍至  
為孤弱二郡勢不相及竊恐為累反大適得黃岡許  
簿報前日秦陳二統制自上蔡赴援州人皆遮道而  
泣夫蔡為重鎮虜之喉襟也幸而得之乃委之而去  
事已至是故不當復論但蔡人開門迎納之事虜帥  
復來必遭屠戮不唯誤一方生靈之命實恐絕中原

歸向之心就使虜全而用之乘其憤不平之氣其鋒有不可當者且今舒蕪以西絕無兵馬復蔡之事又去強半則數千里間空虚甚矣淮東之寇或為諸將所破勢必西走苟得一航之渡則吾事有不可勝言者今之施為大謬如此某不敢喋喋干瀆宣諭議論之次告以此及之

上宣諭論淮東事宜

一

某淮州貼復蒙都統司閔甲五百副下縣中昨印荷軫念先蒙賜甲二百雖出誠懇然已過望今復遣兵

屯戍重賜以甲丘山恩厚未知何以圖報萬一但有報恩德矣肺腑願此一隅之重某疎狂晚進雖欲死感激銘之愚不更事軍旅尤非所長畏懼之私終恐負所知耳淮西自張舒州易帥探報殆絕前日之傳似乎可喜而道聽塗說日以益異或云東路虜勢張甚劉侯雖有俘獲今復東守海陵雖不容有之然合濠泗而爭鋒窮寇似難為力運河海道慮或弃之虜之芻糧不患不給沿淮已無兵甲退之實難傳聞蘓秀民多逃移理或有是吳侯光化之授我軍不可窮追恐傳而東緩不及事今此衰漢已弱不宜深入敵

邊通問吳李諸公不知可諭之否冒昧塵瀆乞賜矜  
恕

二

傳聞虜軍東及通秦劉侯已還京口維揚雖有李橫  
城守張萬敵軍通秦州而戎首在六合天長間孤軍  
殆難久立却敵之計圖之實難雖傳復得廬州蓋幸  
其無寇耳聞蔡酋蕭總管攻陳州未下蔡州尚可乘  
虛而擊不幸陳州不保蕭勢又須南寇使賊東西合  
勢吾軍不復可為不知吳侯之事可復調否如鄧州  
賊勢不振分此一軍而東北擊上蔡則陳人自成首

尾破蔡東出則賊勢必將自沮過此而求善後無可  
為矣但不知劉夢自通化而走今復何之若不東合  
蔡軍定須西犯商虢二者皆我為道然恐非敵之所  
能為果出鄧州則西洛可乘之會顧此孤弱之甚難  
為後耳今也東道方給不宜舍之而西破洛而不能  
扣陳許諸猶無謂也妄意塵瀆恕察是幸

其竊見虜人盡在江上濠瀘並無賊馬進兵更可  
得爾第恐蔡州或能為患故謂不當舍蔡而入濠  
廬使蔡酋破陳而歸縱不南向濠廬等處吾軍不  
可後乎守伏乞台照



三

某伏觀皇天悔禍元凶迭死國家復讎刷恥之效冠絕古今決策之巨功加方名矣然聞之古語曰成功易保功難我軍乘其內叛之機神州可不戰而取所謂以我之衆加齊之車<sup>半</sup>時不可失此孔子之所為沐浴而告者然便于料生而不善料死仲達不害為知兵竊嘗妄論兵權以為當恃我之不可勝不當問敵之可勝是以尤當持重以赴事机使彼可乘故當迎刃而解若犹未也於我何傷此時事之所當先惟廟謀必已素盡區區之見更乞謹之

論營田

其時者伏遇行臺循問及境思有所獻而不敢越其賤分輒請金牛置尉以銷南鄉之盜縱論及於營田仰荷采納不以為過退思營田部吏豪橫之迹為民顯患州縣猶無得而制則雖置尉無益以為營田不罷不可以立尉司蓋縣不能統營田則其為盜賊淵藪自若營田幸罷然後尉賊可脩軍罷而歸置尉乃為急務願此軍務方冗事若難行此來未敢復言乃蒙詢問不及輒敢條具利病列于左方

一古者宿兵絕徼多為營田所以省饋運之勞而勤

士卒之隋也然而古之調卒並取諸農且戰且耕猶易為力今之營田異於古之營田也強士以所不能棄之而不復教耕者猶不足自贍何有於一軍廢戰而贍之耕非其理矣

一營田之卒一人墾地約二十畝歲得穀六十碩其奉錢月三貫米七斗五升歲計錢三十六貫米九碩而衣賜不與管轄官校大約什置一人請奉或十倍於兵則是二千兵營田二頃得穀歲六百碩費錢不百二十貫米一百八十碩而衣賜不與牛種農器不在焉此營田利害之曉然者

一湖外穀價低昂不等約其中數碩穀為錢五百營田莊寨去軍遠者數百里以馬運穀騎士從之往復數程負穀二碩校之中直為錢一千人馬在途其費相若近時士卒弃穀而歸者有之質之人情未足深過

一營田之在諸邑類皆奪民膏腴稍有良田民頗耕營田輒掩而取州縣無得誰何或有水源營田皆擅其利民田灌溉非復可得有如放水則決諸民田之中民以其田歸之為之佃戶非惟可庇賦役始可保有其田又無有良之人樂於放縱一為佃戶遂可橫

行於鄉而無知之民復有平託軍校竄名佃戶以避  
追須雖有盜賊寄迹其間州縣已不敢問巡尉保五  
何從得之

一營田官校徃々不卹其軍科配茶鹽日有定計此  
及打請舉而取之營田之額有增無減歲有荒歉皆  
於軍士民下剋除死損牛車亦令均脩剽掠窩藏蓋  
非得已而然自非部校容之何自而騁部校家自為  
盜尤不可容

一營田部轄下至軍兵徃々因公為私多招佃戶侵  
耕冒種不知紀極州縣不相統屬故難稽考一戶歲  
失苗米數碩過百則已及千一縣間不知失幾百戶  
營田增羨無幾實何補於軍中

一營田軍兵固有老而不可復戰者久於田畝稍知  
其趣又有佃戶實供官租如罷營田必恐失業如因  
見耕之產使為佃戶營田牛具皆以給之軍兵所棄  
之田因而召人耕佃閱歲無幾租入必羨於軍  
一竊聞之田馬料在總所歲計之數今來軍馬調發  
馬料係諸路應副若因此時權罷召民耕佃甚田寬  
數年自可及額若便責之縣邑切恐未易出辦  
一營田之在諸鄉為害雖大而營寨々布舍烟為頗

翕集一旦罷軍而馬返或恐人烟空窻盜賊因茲竄發若第罷遣士卒其佃客及附莊戶並令安業寬之如舊自可以無此患

一伏見諸路營田官莊皆以縣尉兼掌本縣官兵營田若罷尤宜置尉南鄉分掌官莊轄其佃戶它縣視地廣狹措置大略仿此非惟可肖盜賊兼免夫陷官租

某似開營田馬料每碩破總所般運錢壹貫文其實使士卒般運不曾支給却作營田上供金銀起發只此一事虛耗已多某不能知總所支錢之詳

更乞詢究其實

上宣諭論蔡州事宜

某竊見今年蔡寇攻城之法當急乃緩慮被姦計候我食進而舉計今守蔡之卒不下七八千人不知儲蓄之詳恐有不給之患又不知晉保軍馬赴蔡無復祇在德安二處皆可緩之光州信陽不可絕無屯戍若令留軍一處少益其兵非惟援接蔡州兼可犄角胡寇如欲持久糧餉尤宜密計恐當急救諸將得以為辭妄意及之乞賜台念

上宣諭論北事

某自涉春以還稍不肯記室之間非敢怠也特以人  
微位下詎當自歛不自畏縮詭々焉日以猥穢之說  
蠱陳于大君子之前雖至德色荒不以為過不知我  
者謂之何哉重自黜虜殲滅而來士夫隨復驕惰私  
憂過計必以我為微幸多事之人是以雖有寡聞不  
敢仰瀆台聽然而聞見日積乃心鬱如仰惟罷遇之  
隆每蒙不賜誅絕奉頭鼠匿殆將絕於門墻雖少安  
小人之私然非所以為仰報眷予之意偶所聞若有  
所擊朝廷殊未有以處之執事奮不顧身自任以天  
下之重故某輒尽底蘊竊敢言之竊以國家比歲用

兵之初宴未聞嘗有戰守之略宏遠之計謀不素定  
將帥之才欲以久隋之兵幸其一勝泛々然如投無  
鈎之釣求魚於三江五湖之間兵不交而喪廬淝非  
虜之計善也吾謀之不至爾賴天祐尔德虜惡貫盈  
當人情危懼之秋內有鳴鏑之禍使彼偷生卒歲縱  
不渡江撫淮南而有之我無肩息日矣幸彼喪君而  
返人情不無二三躡而殲之可使少知懲艾失此不  
計使大定得以緝綏其民是皆事在以前悔不可及  
來者之計在廟堂不可不圖然以今之邊防視前日  
為何似今日師旅視前日為孰多自冬徂春恬不復

計虜使壓境又復不知所為彼怒而歸意可見矣且夫大定之立豈誠厚於我哉良以國有內憂上下未睦死酋之敗政以無故興師故此尋盟以和其內須我待之有闕師出不為無名怒其衆而用之庶其有濟是必穹廬之下君臣朝夕之所自為謀者而吾邦不此之憂猷之未遠使虜再至果能却之否乎古未欲以勝人以為莫如自治兩淮之戰吾之手足露矣為今守禦之備當百倍於曩時前日之僨政以長淮不守淮之計廬壽為急以周世宗之略尚不能久處淮南蓋列仁瞻堅守壽春當其衝會壽州不下固不可越之而有淮南非仁瞻者果能勝周誠亦兵家之所禁也前日以淮為不且守棄廬壽而守揚州既不能軍遂守江南設有臺輿失備守將奈何使虜悟前日之非又將大舉以重兵當諸將輕兵乘間浮江黑幟一建于南守江之功殆矣且彼前日之失以虜身自任之安知今日北朝不知選任良將汰其偏儻救過已往吾非蚤計恐難悠久為今之策尤當固守淮南願諸將之所行殆免戲之不若一州一邑戍兵才千百計無補於事徒析成軍吾軍政若乏人為計豈宜若此傳聞陳州之圍日急救兵未聞一至遺紙

振宗無若此城弃之不復是豈恢復之道前日蔡州  
之事尚或可為第緣守者不勤救者不至前功盡棄  
虜徒手而得之使虜方至之初遊騎出沒者寡伏兵  
掩擊可以杜其復來比及攻城援兵要戰于後內外  
相應豈無成功汝鄧弃州而歸那復為上蔡地託名  
援救寔自成其退計尔帥臣舉皆若此緩急寧且恃  
乎竊聞鄂州之軍非果不供於用特以調發無當致  
此紛紜復求忠銳不習之軍以為內援豈惟無補行  
復悟事方今用人之際命將尤宜詳審御營殿帥果  
虜之所畏邪漢王聞魏將之名即知魏之可取今日  
諸將知復如何李橫傳選之徒於岳軍粗有聲譽廢  
居散地輿論惜之處選浙西固無所事弃橫於蜀將  
焉用之二公徒不事貴臣豈皆果不忠者處之襄鄧  
未必遂無可觀將士得各遂其所安戰氣亦十倍矣  
是皆愚見所及欲以所補大謀之一二辭不盡意執  
事不以為謬而辱觀之惟所棄置焉不任區區戰汗  
之極

上張諭書

某讀詩小雅得文王之所以與建大業與宣王之所  
以紹開中央固未始不本之人情見之虜使而其一

時之使亦未嘗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不二三之臣  
良以四目四門委之一使上焉以布宣德意下焉以  
通達人情五侯九伯所為取正四夷八蠻所謂馴服  
非忠信之士王之同德心膺之臣則亦不能勝其任  
矣故皇、者華居遣使臣之詩也送之以祀樂年遠  
而有光華也詩之首章不過每懷靡及終篇之義咨  
詢咨度而已六月宣王北伐也言不及於有功之將  
帥而其卒章乃稱文武吉甫萬邦為憲東歸自鎬我  
行永久言是之使臣之任願不重哉使臣而不能以  
及政之闕盡咨詢之義至於萬邦為憲則雖匹婦不

可以情得昆夷獫狁何從而正文宣之政可謂知所  
本矣執事吉甫等輩人也當主上簿伐獫狁紹開中  
興之際以皇華之所任甫吉之責淝水橫流而氣不  
為沮河洛塵昏而謀不為挫迄能恢復汝鄧觀兵嵩  
洛東收陳蔡之壤北却蕭劉之寇光華之遠於斯見  
之我行永久宜聖王之渴思而返之也來歸自鎬其  
所為告后者是必先已有定如民力之彫弊屯田之  
勞擾執事咨詢有素決不寘之者也至於諸將之才  
敵謀之情偽固文武之餘事又無待於鄙言矣竊意  
諸軍進退之實熟見稔聞之事如復蔣之妄入汝之



夫救蔡之不力，弃鄧之無所顧籍，與夫不恤在行之士，不綏後而之民，凡若此流，仰惟耳目之布，必已周知其狀矣。嗚呼！人情誤國，計宜莫若此也。今朝廷之上，既忘前日之殆，宴然以無事處之矣。在列之士，必未有及是言者。縱及於此，又必不能周悉其詳，咨度咨詢，所以仰副虛懷之意為憲於萬邦者，願執事以身任之也。光華之美於此，而至執事，必不難之矣。雖然，猶有說也。虜之未渝平也，蓋美言其內，亂刃交兵，接亦又不然。自淮而歸，告亂者又紛如也。以我之不可勝待敵之可勝，而不恃敵之可勝，亦欲朝廷之戒之也。某窶人也，無寸長之可取，且無先容之助，一言堂下執事，不以俗吏待之，以公事言，未嘗有不听者。一邑之賜於某，偏矣。輜軒之復，不可以無言。送敢以所學於小雅者，仰布於下執事。視文宣之所為，攘却昆夷，儼祝之從，可以從知大業中興之略。執事秉國政，事必俊為之矣。非小子之佞。

艮齋先生薛常州浪語集卷第十九



